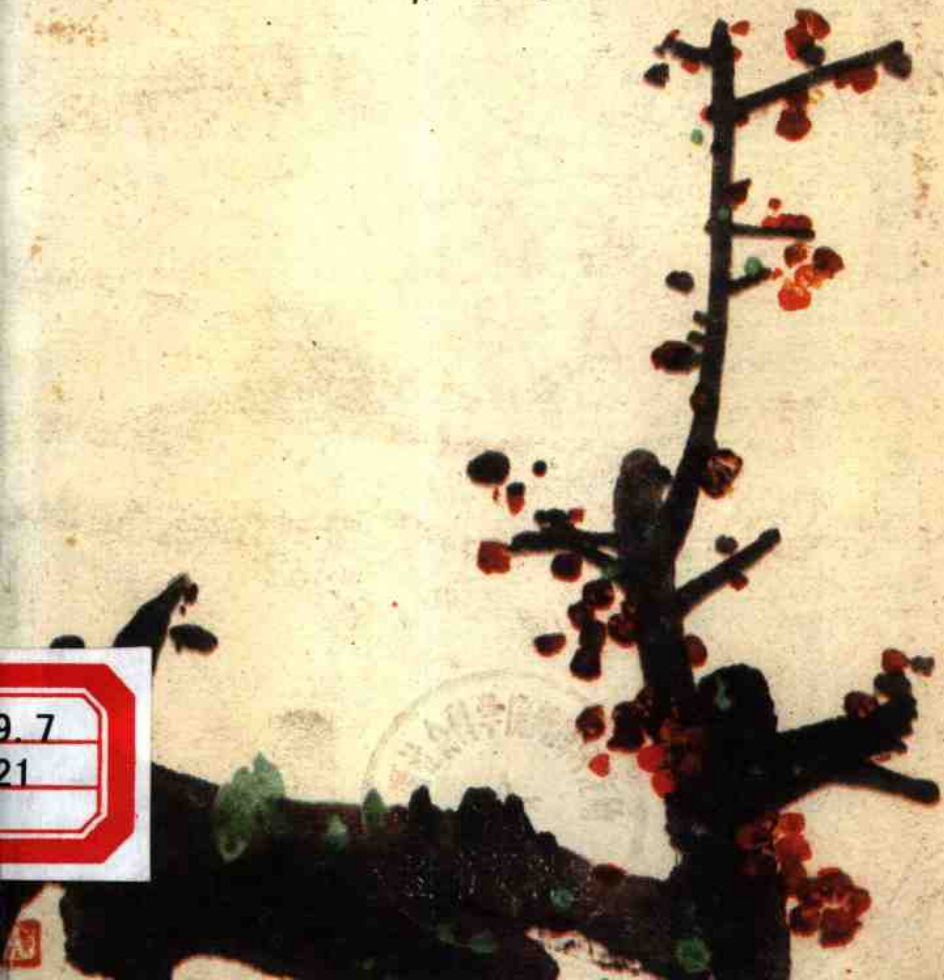


再生集

相 声

集 全 册





再 生 集

相 声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再生集
侯宝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15千字 插页2

1978年11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0册

书号：10088·610 定价：0.48元

前 言

宝林的这本《再生集》是我建议他结集，建议他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所以得说几句话。

先说《再生集》的命名。说来也很简单：这个集子里收入的十段相声，有的是直接地被“四人帮”扼杀的，有的是间接地被“帮四人”摧残而夭折的。但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不单被扼杀和夭折的作品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而且宝林的艺术生命也在舞台和电波中获得了复甦；所以，把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集子叫做《再生集》。

再说《再生集》的结集过程。经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在五七干校里得到的严格锤炼，宝林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有那么一股子劲头和热情，积极主动地在本门业务中和个人岗位上迸发出来，这本集子就是他的收获。话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年四月，我从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明港干校奉调回到北京。七月，宝林从河南省漯河地区的淮阳干校回来探亲，由于冠心病发作也留了下来进行治疗。足足有六年的光景，我们不单见不着面，而且都没有办法彼此通个音讯，谁也无法知道谁的遭遇，而谗诬蓬起，不由不互相繫繫。这回才得到畅叙离衷的机缘。真是想不到哇！他和我谈了很多的设想：想创作尽可能多的相声段子来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工农兵，歌颂先进

人物和新事物。还想到年龄大了，健康情况差了，和观众见面的机会相应地要越来越少了，很愿意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表演技巧加以总结，试图整理出个条理来，给后来者指指途径。这些设想，我都非常赞成，经常用以相互勉励。果然，从一九七二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年之间，他到大庆油田和索油工人一起生活；他到登莱海角和弄潮渔民共同劳动；他遨游珍宝岛和兴凯湖，给面对顽敌的国防前哨战士和北大仓的广大农垦兵团战士做慰问演出；为了亲验针刺麻醉的临床疗效，他到过许多医院观察手术，访问医师。但是，在这期间，他的愿望都成泡影，他的计划全同梦幻，他的作品只要“验明正身”便被立即执行“枪决”。他很难获得在剧场里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与在广播中和听众接触的条件。他曾断然拒绝过强迫他演出他所不愿接受的段子，（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是否听到过他说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还乡团”和污蔑丙辰清明群众革命风暴的作品，就可以“胸中泾渭分”了！）这就使他处身于更加不利的地步。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他才真正地得到了解放，这个集子既是他苦难历程的记录，也是他走上新的长征起点的标识。

还得说说《再生集》收入的十个段子。

《麻醉新篇》是宝林在一九七二年和吴捷同志合写的，他们纵情歌颂了这个中西医学结合而产生的新医术。吴捷同志不幸在写出这个段子之后逝世，感谢他的母亲欧阳采薇先生同意发表它以抒发我们怀念的哀思。《麻醉学》是宝林写的用来在《麻醉新篇》之后翻场的小段。他用了狮子搏兔的力量，通过麻醉学发展的历史，说明只有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才有针刺麻醉疗法产生的可能。这两个段子得到许多位不

同专科的医学专家的审订，我们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种子迷》的初稿是通县文化馆的王梓夫同志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楚学晶同志合写的，以改良稻种为主题来歌颂“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宝林由于年岁关系，感到以老队长的儿子为第一人称不适合他演出，于是把第一人称改为老队长的口吻，并且就全篇做了不少的艺术加工。这里把原作做为附录，读者可以比勘和选择。

《炼铁队》是宝林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初在大庆油田演出和辅导时协助王智新同志和郑辅源同志创作的。大庆的工人们曾经多次演出，效果很好。宝林喜欢这个段子，自己想用，由于剧本的甲方是个青年徒工，他便改为老师傅。这里把《炼铁队》的原型《铁娃娃》也做为附件备参。

《“四人帮”和相声》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九七七年初和许多同志合作，歌颂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批判“四人帮”的封建压迫和法西斯统治的滔天罪行。它被某些人以不是反映“重大题材”为理由而扼杀。

《姓名学》的创作意图不只是讽刺江青惯于给人改名易姓的暴虐行径，而且重要的是揭露她赏名赐姓的险恶阴谋，既是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又是妄图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童道明同志的《改名记》给过《姓名学》的定稿以不少的启发，我们征得他的同意，附印在这里。

《万祸公司》是宝林和他的学生杨紫阳同志合写的。

《没有开完的会》是宝林和漫画家方成同志合写于第二次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期间的，它的针对性很强烈。

《技术表演》、《红状元》和《不挂“客满”牌》是一组配合全国财贸系统双学大会召开的作品。头一篇是宝林和周琦同志合写的；第二篇是和陈文清、宋家玲两位同志合写的；第三篇是和高方正同志合写的。

上面谈到的十个段子，在集稿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字加工，可以算做定稿了。

必须说说的是三点也不能算做题外的话：第一、很显然地，宝林在这个阶段的创作活动和演出实践完全采取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方式，他除了和专业曲艺作家、演员合作之外，主要是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这从他本人来说，是个大有出息的行动。从搞创作和演出的专业人员来说，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二、通过他拆洗《种子迷》和翻改《铁娃娃》为《炼铁队》的范例，可以给相声作者、相声演员和广泛的文艺作家以及演员以若干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上的借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最后一点不能不特别提出来的，宝林在《姓名学》里拿他的名子和他的老搭档郭全宝同志的名子的谐音来调侃江青，信手拈来便逸趣横生，使观众忍俊不禁；这种机智是从深思苦想的艰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没有任何捷径和窍门儿。

末了儿，我们要感谢黄苗子同志为这个集子题签，黄永玉同志为这个集子设计封面，丁聪同志和方成同志绘制插图，他们的热情帮助使这个集子增加了光彩！

吴晓铃

京郊怀柔山居

1978·6·20

目 录

1. 麻醉新篇	1
附：麻醉学（翻场用小段）	15
2. 种子迷	18
附：种子迷（原作）	35
3. 炼铁队	48
附：铁娃娃	63
4. “四人帮”与相声	73
5. 姓名学	91
附：改名记	103
6. 万祸公司	108
7. 没有开完的会	120
8. 技术比赛	136
9. 红状元	148
10. 不挂“客满”牌	167

麻 醉 新 篇

乙 今天我说的这个名子叫《麻醉新篇》。

甲 叫什么名子？

乙 《麻醉新篇》。我这个……

甲 噢！姓麻，名醉，字新篇。

乙 我——

甲 多大年纪啦？

乙 五十一岁。问这干嘛呀？

甲 健康情况？

乙 一般。我这个节目……

甲 血压怎么样？

乙 要给我看病哪？一百二十……

甲 你是突然晕厥，不省人事。

乙 我晕斗儿啦？

甲 病情严重，赶快住院！

乙 住院？

甲 立刻到住院处办手续！

乙 我到底怎么啦？

甲 住院观察，准备开刀！

乙 开刀？（欲晕倒）

甲 （大喊）赶快急救！

乙 （大喊）没有必要！

甲 你不是晕厥了吗？

乙 我多会儿呀？

甲 你到底是什么病啊？

乙 我没病。

甲 没病上医院干嘛来啦？

乙 误会了不是！我今天到医院来，不是病。最近我们写了一段叫《麻醉新篇》的相声，是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疗卫生战线上涌现的新生事物，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所以领导决定叫我们到医院来当小学生，向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学习。现在咱们的关系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您可要把我们这小学生带好啊！

甲 刚才我们两位住院医生不是给你检查过吗？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外科医生。

乙 啊，是这么回事！他们发现我有点咳嗽。我想这没啥关系，吃点甘草片儿就行了，还是体验生活要紧。

甲 他们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说你的右肺问题不小，需要尽早开刀，所以建议你边住院，边体验生活。这不是更好吗？

乙 好是好哇，我想，我们的任务是来学习，我这点儿病不要紧，我挺得住！

- 甲 你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自己的病先不治，以后再说。对不对？
- 乙 对。
- 甲 不行！
- 乙 不——不行啊？
- 甲 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我们能看着你的病不治吗？病在你的身上，痛在我们心上。快说说你的肺是怎么个问题。
- 乙 我的右肺有结核瘤和气泡，我的合同医院的结核科医生早就确诊了，说是得做肺叶切除手术。（手势）
- 甲 那怎么没切哪？
- 乙 我不上那医院去了，我害怕！
- 甲 医院有什么可怕的？
- 乙 不是医院可怕，是我有个毛病，很多药我吃了有反应。
- 甲 哦，过敏。那你就别吃药了，打针吧。
- 乙 不行，我晕针！
- 甲 那就开刀。
- 乙 （摇头）嗯，晕刀！
- 甲 先住院！
- 乙 晕院！
- 甲 什么都晕，我看你可能是有思想顾虑。
- 乙 说不定，那次住院，我刚一上手术台就觉得（晃动）……
- 甲 噢！晕台！
- 乙 嗯，可能是。一看见那麻药我就更不行啦。



方成

甲 噢，晕麻药。你当时闻见药味了吗？

乙 没有，药瓶子还没打开哪。

甲 噢，晕药瓶子！我看你什么都不晕，是神经过敏。

乙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有点儿害怕。

甲 这也难怪，药物麻醉虽然使用了一百多年，这个缺点仍然存在。对个别病人，就是有付作用。

乙 这么说，我就是那个极个别的了！

甲 不是，主要是你身体不适应麻醉药物。别害怕，没关系，我们给你开刀的时候，一点儿麻药也不用。

乙 （惊讶地）噢！干拉呀！

甲 不是干拉，是用新的麻醉方法。这是我们遵照毛主席“中西医结合”的指示，把针刺止痛发展为针刺麻醉，创造出我国独特的麻醉方法，这是发扬我国医学遗产的新成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乙 象我这么大的手术可以用针刺麻醉吗？

甲 当然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进行了几十万例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腹部手术。这么说吧，现在有很多手术都使用针刺麻醉。越来越多的病人都相信针刺麻醉，接受针刺麻醉。

乙 我这肺叶切除算小手术吧？

甲 不，肺叶切除是大手术。你想啊，光切口，就是拉这口子，就得八九寸。

乙 噢！快一尺啦！

甲 要是大胖子得一尺五六哪。

乙 哟！我还少说了半尺！手指头拉个小口还疼好几天哪，这一尺来长的口子，它能不疼吗？

甲 你放心，施行麻醉啦。

乙 拉开皮肉，打开胸膛，切除肺叶……不疼？

甲 你切过吗？

乙 没有，一回都没有。上回要切没切成，一上手术台我就晕啦。

甲 有的人即便没做过手术，他也主观地认为开刀一定疼，

总是害怕，那是先验论的思想方法。

乙 我倒是不害怕，就是有点儿紧张。

甲 当然，病人一般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做手术不同于正常生活上接触的事物，谁没事老做手术哇！所以产生一点儿紧张也是难免的。

乙 对！对！看来我这紧张也是难免的。

甲 我们医务工作者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互相在彼此的身上扎针，我们说宁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左一针，右一针；上一针，下一针；这边一针，那边一针……扎来扎去，这……

乙 这不成了漏勺了吗？

甲 这才找到最准确的穴位。

乙 噢！听说有很多医生还在自己身上试针？

甲 不仅试针，还有试刀的哪。

乙 试刀？

甲 我们组长就这样。他说：我们虽然找到了最准确的穴位，可是还不能在病人身上开刀，先在我身上试试！

乙 他有什么病？

甲 没病。

乙 没病楞在身上拉口子？

甲 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体会针刺麻醉的效果，自己冒多大风险都不怕。

乙 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

甲 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医务工作者发扬敢想敢

干的革命精神，把前人用针刺止痛的经验发展为针刺麻醉，这是麻醉学上的一次大革命。如果总结它的优越性，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乙 哪八个字？

甲 “安全可靠，经济便利”。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给病人讲清楚，病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也就不会害怕了。

乙 我现在就没什么顾虑了，其实当初害怕，那也是瞎嘀咕！

甲 因为那时候你对针刺麻醉不了解！

乙 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一九六六年就有人跟我说过用针刺麻醉做肺叶切除手术得扎百八十针，密密麻麻地浑身上下都扎满了。

甲 开始作针麻时是那样。

乙 那不成了植树造林了！

甲 那是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针是扎得多，用过一百二十根。

乙 那要赶上我这晕针的病人就麻烦了，扎一针我晕一回，一百二十针就得晕一百二十回。

甲 事情总是这样，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这是事物一般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前进过程。我们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针，对所用的穴位麻醉效果一个一个测试、分析、筛选，这样就淘汰了许多穴位。

乙 那么还剩下多少针呢？

甲 差不多八十根。

乙 那也不算少哇！

甲 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从八十减到四十、三十二、十六，后来一直减到十二根针。

乙 哎呀！太好了。从一百二减到十二，效果怎么样？

甲 因为抓住了主要矛盾，效果比以前更显著了。

乙 行了，剩下十分之一，不能再减了。

甲 不！停滞不前的论点是错误的。

乙 嗯？

甲 从十二根针一下又减了十根。

乙 还剩下俩？

甲 哎。穴位也只剩下两个，一个叫“三阳络”，在这个地方；下边一个叫“郛门”。

乙 两根针两个穴位，正好！

甲 不，我们又减一根针。

乙 两个穴位一根针怎么扎呀？

甲 扎一个带一个，这叫“三阳络”透“郛门”。

乙 好极啦。

甲 别看取穴越来越少，可是效果越来越高，不仅这样，针刺的种类和方法也是越研究越多了。现在有体针麻醉、耳针麻醉、鼻针麻醉、面针麻醉、手针麻醉、电针麻醉……你看你来个什么麻醉？

乙 我甬扎了，我已经醉了。

甲 怎么没扎就醉了？

乙 听你这么一说，我陶醉了！

甲 针刺麻醉的优越性确实很多，特别是经济简便，一根小小的银针解决很大问题，它不需要那复杂昂贵的设备和药物，既达到止痛效果，也避免了化学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

乙 真是了不起！那么原来咋用麻药呢？

甲 那用的东西就多了：麻醉机、吸引器，气管插管、吸入罩，电冰箱里盛麻药，瓶子管子一大套。

乙 那么多东西呀！

甲 一辆平板车都拉不了。

乙 我看一辆汽车也够装的。

甲 如果在远郊区，偏僻山区，或者在战场上遇到重伤员需要开刀动手术，背上氧气瓶，抬上麻醉机，使用药物麻醉就比较困难。

乙 是呀，战场上哪儿找麻醉机去？

甲 针刺麻醉就方便多啦，农村的赤脚医生就在本乡本村为贫下中农开刀治病。

乙 这可方便，连村子都甬出。

甲 病人就更方便了，连屋门都甬出。赤脚医生在病人的炕头上就能做手术。

乙 过去是病人登门求医，现在医生上门治病，真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啊！

甲 针刺麻醉在各方面都给病人带来好处，手术过程中病人脑子完全清醒，什么都知道，知道冷，知道热，知道